

隐匿山间

吉布鹰升◎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DIANFENG YUEDU WENWU

| 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隐匿山间

吉布鹰升◎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匿山间 / 吉布鹰升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巅峰阅读文库·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ISBN 978-7-201-08256-1

I . ①隐… II . ①吉…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65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690×96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29.80 元

目录

CONTENTS

苦荞飘香的时节	1
夜	5
医院里的小松鼠	10
野草莓	17
麦浪摇	22
天涯	27
离歌	32
索玛花开在山上	37
黄昏到来的客人	41
远山的幸福	45
通往山村的小路	49
夜色的童话	56
雪落高山	65
新年	70





植树	75
一个夜晚的流浪汉	78
谁偷走了铃铛	84
卖柴的叔叔	90
返乡	95
失踪的妈妈	99
锁在屋里的人	103
扇巴掌,魂兮归来	107
稻草人	112
冷月	116
荒冢	119
昭觉的冬天	120
故乡记忆	125
彝人的葬礼	134
聆听黄昏	147
隐匿山间	149
最后的牧人	153
高地孤旅	155
传说中的海	163
最后的家园	170
朝着远山出发	176
云雾苍茫	182
向往	190
黄昏之美	192
母羊的眼泪	194

鹰爪杯	197
灰鹰	200
大雁远飞	203
对小鸟的忏悔	206
猎人和熊	210
狼	212
凉山月	214
秋韵	216





苦荞飘香的时节

妈妈蹲在金黄的苦荞地里，左手握住一束荞茎，右手挥舞着镰刀，一束束苦荞“刷刷”地倒下。

天空湛蓝蓝，空气里弥漫苦荞和苦蒿混合的清香味。莫获山冈往下的整个山地旷野绿色葱郁，冈上山丘的草木丰茂，坡地青青的燕麦如平铺的地毯，间或露出洋芋收后的零星荒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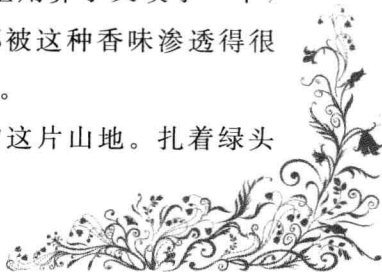
远处天际飘浮几抹如雪的云朵。

云雀和“叽只”鸟从附近飞到荞地里来觅食。苦荞成熟时，它的香气惹得鸟儿飞过也会停歇下来。于是，寂静里响起谁吆喝鸟儿的声音。

妈妈把倒下来的荞，用苦蒿扎成一簇簇立在地里。那些一簇簇的苦荞像一个个斗笠。她在扎的过程中，尽量得小心翼翼，避免褐色的有棱角的颗粒脱落。

阿依说：“妈妈，这里好香哟。苦荞把我们满身熏成它的清香味了。”她很奇怪苦荞散发出来的那种香气，会使她整个身心都醉了，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香人儿似的。她在苦荞地里用鼻子又嗅了一下，然后哈出气，又吸进来。瞬间，她的肺腑肠胃都被这种香味渗透得很舒畅美妙。她想，此时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

太阳高挂在东边的群山上，阳光暖暖地轻吻这片山地。扎着绿头



巾的妈妈，脸颊泛出红晕，望着女儿说：“孩子，是呀！苦荞真香，是这珍贵的苦荞把你养大的。”

阿依清澈灵动的眼睛看着妈妈：“不，我是吃着你的奶汁长大的。”

妈妈一边割荞，一边说：“对，你是吃着妈妈的奶长大的。但是，妈妈的奶汁不够喂饱你，妈妈就把苦荞颗粒磨成荞粉，荞粉和上水，搅成荞粥，来喂养你的。你是苦荞养大的，你是苦荞的女儿。”

阿依嘟哝说：“不，我是妈妈的女儿。”

妈妈嘴角露出笑意：“你是我的女儿，也是苦荞的女儿。”于是，阿依想，妈妈的话有些道理，但是她没有听说过村子里哪家的女儿是苦荞的女儿。

她疑惑地望着苦荞，又不时望着妈妈。妈妈说：“你这孩子，山里的女孩，都是苦荞的孩子呀。”

阿依便笑了。于是她觉得这些收获了的苦荞更加让人喜爱，馨香更加浓烈。她想：怪不得，站在这些荞地里，周身都感到那么舒畅幸福。

她想：我以后长大了也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吗？比如带着苦荞的香气，到山外的世界去畅游，那可多好。可是，山外的世界很渺茫。那些苦荞地里的鸟儿多幸福，轻盈的翅膀托着梦想飞翔高空，飞向远方。鸟儿多幸福。那些鸟儿，如云雀呀，“叽只”鸟呀，都在这片荞地里生活，它们多幸福呀！

阿依问妈妈：“我和云雀、‘叽只’鸟，谁更幸福？”

妈妈说：“孩子，当然你更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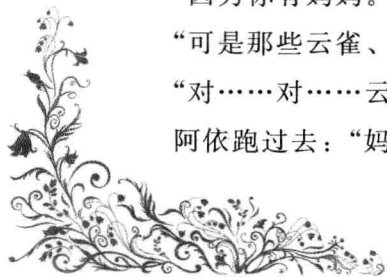
“为什么？”

“因为你有妈妈。”

“可是那些云雀、‘叽只’鸟也有妈妈。”

“对……对……云雀、‘叽只’鸟，还有我的女儿，你们都幸福。”

阿依跑过去：“妈妈，你累了。我来帮你割。妈妈，你休息一下。”





妈妈的脸上淌出汗珠，她用绿头巾擦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蹲在地里收割那些飘香的苦荞：“孩子，等你长大了吧。”苦荞茎叶上挂了晶莹的露珠，像梦里的童话。

阿依问：“妈妈，你幸福吗？”

妈妈说：“当然了，很幸福。收苦荞，哪有不幸福的？”

阿依疑惑地说：“不，我看你不幸福，因为我们家里的苦荞，只有在割。人家是爸爸妈妈都在收割，你好累呦！”

妈妈看了下懂事的女儿想，这孩子，又想她爸爸了。她瞅着女儿说：“等你爸爸回来的时候，不就幸福了吗？”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他现在工作忙，很快就回来的。”

“哦，那时候，爸爸要带很多糖回来，我和妈妈，还有爸爸都幸福。爸爸在外地工作，可是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像山外的山一样渺茫。爸爸像山里的鸟儿一样，该来的时候来，该离开的时候离开。”

山里的粮食总是比山下海拔低的平坝低洼地晚一些时候成熟。从山上俯视山下，山下的苦荞地早已收割，只留下枯黄的残秆。但是玉米地依然葱绿。山上苦荞收获的时节，正是立秋前后。此时，天气开始变冷。鸟儿也纷纷飞落到荞麦丛里寻食，不像平日一样四处忙碌飞翔。

山里人早已在荞麦地头，插了一根木棒，挂了一个稻草人，看护着荞地。

阿依已经三岁了。妈妈劳作的时候，都带上阿依。

阿依看到那个稻草人时，想着这个稻草人像是突然来到这里一样。当然，她知道这是村里人用草茎编成，穿上破烂衣服吓那些鸟儿的。但是，她很奇怪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编这个东西。这个稻草人一站在那里就仿佛有了灵气，像个人似的，有眼睛，有嘴巴，有耳朵。不过，它怎么能吓跑那些飞落到这里来的鸟儿呢？



她惊异地望着稻草人，那个稻草人也在看着她似的。

杜鹃啼叫时，播种过后的苦荞已经抽芽了。等山里的杜鹃花开艳时，苦荞在阳光里开出了星星一样纤细的白花。山里的很多花都凋谢时，苦荞泛黄收割了。这些事都像梦一样。

天晴朗，微风轻轻地吹。村里各家木板屋前的场地，扫除得干干净净，人们在忙着打荞麦。连枷击落，荞秆飞舞，麦粒刷刷脱落，一阵子打破了平时的沉闷冷清，老少个个脸上荡漾出收获新粮的喜悦。

妈妈站在村口扬麦，一边呼哨着风，一边抖落麦子，于是那些细小的残叶和荞糠形成的微雨在风里飞舞。

阿依帮妈妈抱着金黄的荞秆，放在土墙一隅。荞秸垛的清香味飘散在居屋的里里外外。院里的鸡们支棱着翅膀飞跑到荞秸垛里啄。

她们母女俩好像把那些荞地里的香气都收到了院里，飘散在上空。小女孩阿依想：爸爸回来时，看到荞麦秸垛，一定很高兴。她的嘴角泛起笑意。

劳累困乏的妈妈笑意盈盈：“你爸爸回来时，咱家可以吃上又香又甜的荞粑了。”

黄昏的时候，村子的上空飘来淡蓝的炊烟，混合了苦荞的清香味。屋前夯土墙外的几棵柳树，在朦胧的半个月亮映照下，柔和而宁静。

山月的清辉如水一样清澈，蚰蚰儿叫唱着秋天的恋歌，悄悄告诉时节进入金黄的深秋。





夜

——献给则俄乃界的人们

太阳的余晖将要落下山冈，坡上的树林和丰茂的草柔和宁静。一条清澈如碧玉的河流潺潺流过。河岸坐落的几户人家，土墙灰瓦，散发出原始古朴沧桑的气息。坡上的菜地，还有稀疏的竹篱笆里的圆根地，一样绿油油地泛出了深山里的村子的鲜活气息。

我们走在路上，几个悠闲的村民，对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其中一位中年妇女，长得结实，头上扎了绿巾，穿一件旧了的蓝色西服，里面露出暗红的毛衣，一条黑色的裤子，一双绿胶鞋。

她对我身旁的朋友说：“这是你说的那位吗？”不时好奇地打量我一番。

我的那个朋友，长得清瘦，二十多岁，是个清贫的小学老师，他的学校位于前面的几十米处。他手上握着包：“对，他就是。”

我对中年妇女微微一笑。她说话时露出一口白牙，抬眼望了下我，然后朝那边走去，又不时回头望了我几眼——也许此地荒僻，一年很难来一个城里人。

几个孩子朝我这边慢慢走来，惊奇地望着我们。





“快来，孩子们，这就是我给你们介绍的那位老师。”他对他的那几个学生轻轻地喊，“这位老师要来看大家。等会儿，大家到学校来。”他的介绍，让我措手不及。

一位大概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他家的院子，远远地看着我们，热心地问：“这是你的那个朋友？”

他圆脸，身体健壮，头发短，穿着朴实，感觉是个忠厚老实的人。

他的儿子，一位小男孩，十岁模样，眼睛闪亮，看着我们。老师喊了他的名字：“一会儿，你带其他的孩子到学校来。这位老师来看你们。”

那个男孩，站在他的父亲身边，似乎有些羞怯，并没有答应。

于是，他的父亲催促：“老师叫你，快去。”

小男孩才走了过来，和其他的孩子一起跟在了我们后面。

那几个孩子，男孩的额头上留着一溜纠结在一起的黑发，当地人称为“祖尔”。这里的人有个民俗，男孩留着它，神灵会护佑他的。

我望着他们，这些单纯可爱的孩子，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我不知道该给孩子们送点什么东西：“我应该买些糖来发给孩子们。”我漂泊到这里，事先不知道他们要来。

“学校有卖。一会儿，我去买。这里的老乡对我很好，”朋友说，他的脸上流露出感激之情。“将来我离开他们，我会舍不得他们的。这里的生活，很值得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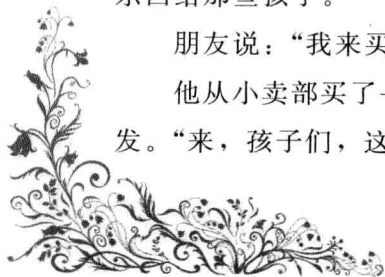
学校只有一排水泥砖房，教室和寝室都在这里。操场上立了一杆高高的红旗。

他是这里唯一的老师，教一个班的二十四个学生。

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我掏出一张一百元，让朋友到隔壁去买点东西给那些孩子。

朋友说：“我来买。”他在我再三的推托下，从我手里接了钱。

他从小卖部买了一袋便宜的食品，叫着他们的名字，一人一包地发。“来，孩子们，这位老师来看大家，他可是一位作家。”在山里的





孩子眼里，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因此，这样的称呼让我尴尬。但是，我多么希望将来他们中出现作家，用他们的笔书写这片土地。

我又买了两包旺旺雪饼让他发。他嘱托那个稍大的男孩子发。

那个男孩的父亲和另外一位年龄比他稍大的男人站在那边的公路上好奇地望着我们。

我买来绿茶喝，招呼他们喝茶。男孩的父亲腼腆地微笑，客气地说：“我们不渴。”

那个孩子一人一包地发给了个子比他小的其他孩子。一会儿，他问：“老师，还剩几个，怎么办？”

“你自己吃吧，或者愿意给谁就给谁。”他的老师回答。

我没有给他们带来礼物，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们。同时，我暗想，如果下次再来，我给他们带点书或者其他学习用具。在这个偏远的山区，他们得到一支铅笔也感到幸福的。

孩子散去后，我们爬上了学校背靠的山。高山的博大和清冷的风，使我无比舒畅。

夕阳渐渐收尽了余晖。我们坐在山头上，寂静地聆听风声和手机里响起的一首山歌。歌声是那样苍凉。

我说：“你刚到这里时很孤独吧？”

他说：“开始是不习惯，尤其是起雾和下雨的时候。但是慢慢地我在孤独里寻找到了自己的天空。”

我说：“这里的山水很美。一个融入自然的人是幸福的。”

他点点头，表示赞同。

他握着手机打：“你准备一下，买只羊。”显然他是给刚才那个男孩的父亲打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我们都是文人，何必呢？煮一顿洋芋吃吧。”

“你这么远来，不杀只羊，那怎么行？”





我又推托几次。他说：“一只羊不算什么？”一面沉浸在歌声里：“大哥，在大山里聆听风声和歌声是幸福的事情。”然后，露出灿烂的微笑。

我们进了屋。他们上来迎接，请我们上座。这是一间水泥砖瓦房。屋里亮着一盏白炽灯，火塘的火苗蹿动着。

我和我的朋友挨着坐在宾客位置。

那个男孩站在堂屋，望了我们一眼。他的父亲坐在主位。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靠着主位放了一张床和一个木柜。房子面积不大，但显得很宽松。

小男孩的母亲，头上扎了绿巾，给火塘续柴。

我们寒暄了几句。

“羊有多少斤？”我的朋友问。

“四十八斤。”一位来帮忙杀羊子的邻居说。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脸朴实。

“一斤十三元，该是多少？”

“没什么，这只羊，我来杀给你的朋友吃。你我之间还算什么钱。”小男孩的父亲大方地说。

他的老婆说：“甭说你们俩，其他客人来，我们也要接待的。一只羊算不了什么的。如果不是老师，我们这里的孩子可没有人教了。”她的脸上布满了温暖，没有一点因为生活的清苦而消沉。

“我的朋友来了，哪有让你家招待的。我发了工资就给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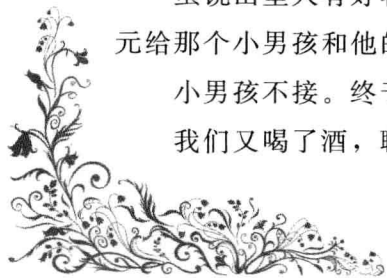
“没关系的，一只羊没什么的。”小男孩的母亲望着我们说。

我的到来给他们添了麻烦，又让他们花钱，我感到对不住他们。这里的山民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每一元钱都是来之不易的。

虽说山里人有好客的美德。但是，我总得表示一下，我掏出二百元给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妹妹。

小男孩不接。终于，在他的老师和在座的其他邻居的劝说下接了。

我们又喝了酒，聊了一阵。





吃饭的时候，天上下起了冰雹，落在屋顶上“沙沙”地格外响，有几粒从瓦缝里飘落到我的脸上。一会儿，冰雹住了。

我们回到学校，已经是深夜。

黑夜，一切都是静寂的。偶尔，树林里传来一只孤鸟的鸣声，使大地更显得无边的静。

他在电脑上敲击文字，把大山的情怀传递给山外的世界。没有人知道一个人在大山里的孤独的忧伤和幸福。

外面，夜凉扑面。大山里的生灵都睡了。

星星点点，若隐若现。这深邃无边的静夜，仿佛使我找到了久远古朴宁静的气息，让我想起了那家热心人的火塘，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这一切温暖感动着我漂泊的灵魂，使我不再孤独。

山夜，仿佛把我融为了一滴夜色。

我用心灵倾听自然，倾听大山的声音。



医院里的小松鼠

夕阳余晖照在住院部病房前的几棵树上。风不时呼呼地吹着，树干和枝叶不停地摇曳，树影也晃动起来。

大概距这里的房子不到一百米的一座山包里，树木稀疏。其中有一种树木，树干直立，远远望去，好像只有树梢上生长有叶子。

风大的时候，初次来到医院里的人都感到异地的惆怅。在他们听来，风有时就像鬼哭狼嚎似的，让人伤感。

拉莫望着脸色憔悴的儿子，说：“孩子，你好一点了吗？”

孩子望着父亲，点点头：“好一点了。”说着，他把脸侧了过去，沉默起来。

儿子是因为今天坐车来时晕车和得了病的缘故，虚弱得让拉莫担心。

穿白大褂的护士给儿子吊了液体后，拉莫来到窗前，望着远处的山岭，那里是荒野郊岭，心想：这家医院怎么这样偏远？

黄昏临近，他想起了家乡，异乡的惆怅浓浓的。他的眼睛里簌簌地淌下了泪水。

此时，他突然意识到人的灵魂太脆弱了，一次乡愁也使一个男人伤心流泪。孩子需要住半个月的院。他不知道，他们父子俩将如何坚持下这半个月的寂寞和孤独。

凌晨三点过，孩子吊瓶里的液体终于吊完了。护士把吊袋取走后，



他躺下来，睡在孩子的旁边，一会儿，便起了朦胧的睡意。

医院附近，整个夜晚，不时有火车鸣着汽笛哐当哐当行驶着。

拉莫不知道睡了几个时辰，醒来的时候，儿子侧过头瞅着他，笑着说：“爸爸，刚才您打了呼噜，医生都在外面笑您了。”

拉莫望着孩子，不好意思地笑了：“是吗？我怎么不知道自己在打呼噜？”

“爸爸，你真的打呼噜太厉害了。”孩子说着，模仿着父亲打呼噜的声音。拉莫呵呵地笑：“你好点了吗？”

“好点了，”孩子像平时一样爱说笑，“有火车咔嚓咔嚓从医院附近跑过。”火车经过这里的小站，让他兴奋起来。

他只是平时在电视里见过火车，他说：“我很想坐火车。”

“距这个医院几百米，有个火车站，可以到成都，到昆明，还能到达北京。”拉莫说。

“我们班上有同学去过昆明。”儿子望着拉莫笑，“我想坐火车去看北京。”

“长大了，我带你去。”拉莫说。

“北京有天安门。”儿子说。在孩子的心灵里，天安门是美丽北京的缩影。

父子俩说着，不久又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天已大亮。

早上，九点过，阳光温和地照在窗外的树上。风也变得平静温和了。鸟鸣啁啾，或清脆，或悠远。这里的春天已经到了。这让父子俩有些羡慕，虽然这里荒僻。而他俩的故乡，在那座高高的山里，春天似乎还在路上，有时还下起纷纷扬扬的雪花。

儿子说：“爸爸，这里的鸟儿真多。您听好多鸟在唱歌。”

“是啊！春天来了，鸟儿都很高兴。”拉莫答应说，望着孩子，“你喜欢这里吗？”

“不喜欢，”孩子若有所思地说：“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